

民國滬上初版書·復制版

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

鄭振鐸 著



上海三聯書店

民國滬上初版書·復制版

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

鄭振鐸 著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 / 郑振铎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3

(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

ISBN 978-7-5426-4616-3

I. ①近… II. ①郑… III. ①古城遗址(考古)—考古发掘—历史—国外—现代②墓葬(考古)—考古发掘—历史—国外—现代 IV. ①K868.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5481 号

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

著 / 郑振铎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王倩怡

封面设计 / 清风

策 划 / 赵炬

执 行 /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 嘎拉 江岩 牵牛 莉娜

监 制 / 吴昊

责任校对 / 笑然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网 址 / <http://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 / 021-24175971

印刷装订 / 常熟市人民印刷厂

版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字 数 / 100 千字

印 张 / 9

书 号 / ISBN 978-7-5426-4616-3/K·257

定 价 / 56.00 元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史掘發墓古城古年百近

著鐸振鄭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四年九十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A CENTURY OF THE EXCAVATIONS OF
ANCIENT CITIES AND TOMBS

By

C. T. CHE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All Rights Reserved

『五四』時期及其後的一段時間裏，中國幾乎變成了世界學術的縮影，各種主義、黨派、學派、宗教紛紛傳入，形形色色，應有盡有。一個時間，中國歷史上出現了春秋戰國以後的又一次百家爭鳴的盛況。在學術思想界、文化教育界，產生了許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呈現出空前繁榮的景象。

——
周谷城

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

鄭振鐸著

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

出版人的话

如今的沪上,也只有上海三联书店还会使人联想起民国时期的沪上出版。因为那时活跃在沪上的新知书店、生活书店和读书出版社,以至后来结合成为的三联书店,始终是中国进步出版的代表。我们有责任将那时沪上的出版做些梳理,使曾经推动和影响了那个时代中国文化的书籍拂尘再现。出版“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便是其中的实践。

民国的“初版书”或称“初版本”,体现了民国时期中国新文化的兴起与前行的创作倾向,表现了出版者选题的与时俱进。

民国的某一时段出现了春秋战国以后的又一次百家争鸣的盛况,这使得社会的各种思想、思潮、主义、主张、学科、学术等等得以充分地著书立说并传播。那时的许多初版书是中国现代学科和学术的开山之作,乃至今天仍是中国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基本命题。重温那一时期的初版书,对应现时相关的研究与探讨,真是会有许多联想和启示。再现初版书的意义在于温故而知新。

初版之后的重版、再版、修订版等等,尽管会使作品的内容及形式趋于完善,但却不是原创的初始形态,再受到社会变动施加的某些影响,多少会有别于最初的表达。这也是选定初版书的原因。

民国版的图书大多为纸皮书,精装(洋装)书不多,而且初版的印量不大,一般在两三千册之间,加之那时印制技术和纸张条件的局限,几十年过来,得以留存下来的有不少成为了善本甚或孤本,能保存完好无损的就更稀缺了。因而在编制这套书时,只能依据辗转找到的初版书复

制,尽可能保持初版时的面貌。对于原书的破损和字迹不清之处,尽可能加以技术修复,使之达到不影响阅读的效果。还需说明的是,复制出版的效果,必然会受所用底本的情形所限,不易达到现今书籍制作的某些水准。

民国时期初版的各种图书大约十余万种,并且以沪上最为集中。文化的创作与出版是一个不断筛选、淘汰、积累的过程,我们将尽力使那时初版的精品佳作得以重现。

我们将严格依照《著作权法》的规则,妥善处理出版的相关事务。

感谢上海图书馆和版本收藏者提供了珍贵的版本文献,使“民国沪上初版书·复制版”得以与公众见面。

相信民国初版书的复制出版,不仅可以满足社会阅读与研究的需要,还可以使民国初版书的内容与形态得更持久地留存。

2014年1月1日

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

鄭振鐸著

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初版

序

自十九世紀的初年以來，人類有兩個顯著的大進步；第一是對於所住的世界，經了勇敢的探險家的努力已經將所未知的地域，所未發見的新地完全找到；第二是對於許多時代之前的民族與文明藝術與宗教，久已爲我們所忘記者，經了精敏辛勤的發掘家的努力，也已經將他們重複顯露於我們之前。總之，人類的知識範圍，自十九世紀以來，差不多較前擴充了許多倍，無論在空間方面，或在時間方面，在地理上，或在歷史上。譬如，敘述米索不達米亞的文明，敘述尼羅河的文明，敘述希臘的文明者，從前皆以古代歷史家，如希羅多德（Herodotus）諸人的著作爲唯一的寶庫。而對於他們，謹慎的歷史家卻還是半信半疑的，不敢全據爲實。有史的時間，因此縮短至有曆日可紀之時；在此時之前的史實，他們或視爲神話，或視爲無稽的傳說，或傳爲詩人創造的傳奇。其實，此種史實，其本身原是模糊影響，不大有什麼豐富的內容的。所以在十九世紀之前，或可更確切的說，在十

九世紀中葉之前，古代史是至爲枯窘可憐的。到了十九世紀之後，許多發掘者在烈日之下，荒原之上工作着，許多考古家在研究室絞盡腦汁解釋着，於是我們乃可於三四千年之後，竟得見亞述帝國的王家圖書館的藏書，而讀其內容，得見比巴倫帝國與埃及帝國往來的外交文件，而知當時的國際情形；如果我們到了巴比倫，我們還可以在那個壯麗無比的聖街上散步着，如果我們到了推來，我們還可以憑吊爲了一個美人而苦戰十年的堅城，如果我們到了底比斯的死城或王谷中，我們還可以下了阿門和特普第二世的墓道，瞻仰這個大皇帝的御容，如果我們可以到了克里特，我們還可以看見當時海王國宮殿的遺址，而徘徊於其寶座之旁。這是如何可驚奇的一個古時代呢！十九世紀之前的歷史家豈真夢想得到一個詩人的傳說，乃有真實的背景，一個生於三四千年後的人乃竟得見三四千年前的王家藏書，乃竟得徘徊於三四千年前的名王的城中，宮中，還不是一個可驚的進步麼？

關於地理上的發展，這裏不提。本書所敘的止是最近百年來的最重要的古史學上的發見，或最重要的古城古墓發見的故事。這些故事，其本身往往也足以振動一世的聽聞，也卽是可驚奇的

傳奇的一頁一篇。一個夢想的古物學家，精確的選定了一個古代的遺址之後，便動手掘下去。一鍬一鏟的將泥土掘起，一篩一籬的將他們倒去。經營了幾天，幾月，甚至幾年之後，忽然一個工人的鐵鍬，喀的一聲遇到了一個堅物，遇到了一個石塊。由此，而一個人首而有翼的尊嚴的石獅子被發見了，由此，而一個名王的墓和牠的無窮寶物被發見了，由此，而一個名城的牆頭在三四千年的沈埋之後，發見於天日之下了。當那個驚人的大石像出土時，當墓中的遺物，完美無缺的一一復顯於三四千年後的我們之前時，旁觀者豈止游心於光榮偉大的古代而已，工作者豈止酬償了他的幾月幾年的烈日下荒原上的辛勤而已！其愉快，其所獲，蓋有出常人所意想之外者：

一、他們發見的是古代的文化，古代的藝術，古代人民的生活情形；他們將已失去的古代重現於我們之前；

二、使我們直接與古代的文化，古代的藝術，古代的史蹟，面對面的相見，不必依靠了傳述失真的古代記載；

三、證明了古代大詩人的著作，古代的神話，古代的英雄傳說，向來以為虛無漂渺，不值一顧者，

實未嘗無真實的成分在內。有時，且可以知道這種傳說、神話的所以構成的原因。

在十九世紀中葉之前，未嘗無發掘，未嘗無發見，且也未嘗無二三驚動一時的發掘的故事被傳述着；然而卻有兩大點和近代的發掘，本書裏所敘的發掘不同。

第一、十九世紀中葉之前的發見，大都是偶然的，機緣湊合的發見，不是什麼專門家有心要去發見的。潘沛依 (Pompeii) 之被發見於一個農人，便是一個好例。至於近代的許多大發見，則不然。這個發見都是專門家有意識的經了千辛萬苦而始得到的結果。在他們之前，那是一個無人注意的荒丘，在他之後，那個荒丘卻告訴人家說，在許多許多時代之前，他們乃是如何光榮，如何弘偉的一座名城。我們不僅可以見到威勢赫赫的王宮，見到聳立地面，久攻不下的名城，見到關於戰事、國政、宗教的刻文，關於國王祭師的，以及他們的神道的石像，我們還可以那時人民的生活狀況，以及他們養生送死的器具，更還可以走到他們的市場之上，而默想當時人民熙往攘來的情形。這不能不感激那些辛勤耐苦的發掘家的。偶然發見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決不會再來了，一則專門的古學者的研究一天天的深進，關於古址的考定與發掘在歐洲和小亞細亞一方面都已可算是

『地少藏寶』的了；二則偶然的發見，百年難得數見，有意的發掘，十發必有七八中，在如今求知若渴之時，假定考定了一個遺址，專門的發掘家是等待在那裏的，因此偶然發見的機會益少。

第二十九世紀中葉之前的發掘，大都不是爲了學問，爲了藝術，爲了古史而工作着；他們不是爲了個人的財富，便是爲了國家的財富，或劫，或搶，且騙，且偷，祇要有古物可以到手，便什麼卑鄙的手段都可使得出。他們除了誇多鬪富之外別無目的。所以在他們看來不值得一顧，而在考古學家看來則爲無價之寶的東西，不知被毀棄了多少！這是考古學上的一個大劫，倒不如藏寶於地，還可以有復得之時呢。到了十九世紀中葉之後，發掘者的態度便完全不同了。他不是爲了一尊希世的雕像而去發掘，也不是因要盜竊古墓中高價的珠寶而去發掘，也不是爲了要增加個人的收藏或國家的御庫而去發掘，他們的發掘，除了純正的學問的工作之外，別無目的。一位專門家在埃及王谷中發掘了許多年，一個埃及土人對人論到他道：『他在這裏那末久，一定已成了一位富翁。』不，在學問上，他誠然成了富翁，若論物質上的報酬，則他所得的有什麼！

因爲十九世紀中葉後的發掘者態度的不同，所以近七八十年來，其所得遠超出於從前的好

幾百年的時間從前所不注意的荒丘如今都掘發了從前所尋找不到的名墓如今也都已逐一的得到了。自波他發掘柯薩巴 (Khorshabad) 以來，至今不過八十餘年，而這八十餘年中，幾乎年有重要的發見。其結果，則古史的材料一天天的豐富，舊時記載的錯誤，逐漸的都被更正。我們試讀劍橋大學的古代史 (Ancient History)，其材料之豐富簡直非從前史學家所曾夢見的。

然而自八十餘年的發掘以來，歐洲和近東以及尼羅河流域的重要古址也幾乎都被專門的發掘者發掘盡了，今後的歐洲和近東，和尼羅河流域，恐將難再有什麼驚人的大發見的了。不過近年來的發掘者，其態度和方法，卻更有和波他、需雅特乃至舍利曼諸人不同者。波他、需雅特，乃至舍利曼諸人，他們的主要目的，還在發見什麼傳說中的名城，什麼大皇帝的宮殿，什麼人頭有翼的牛和獅，什麼驚人的狩獵圖，戰事圖，什麼名王的大墓和牠的財寶，什麼古代的大建築，大雕刻；至於微小的『貌不驚人』的東西，他們卻不屑去注意。至於近來的專門家則不同了，他們見一片碎陶器，一塊廢鐵，一個粗惡的偶像，其價值不下於偉大的王宮和王墓；他們知道，有時一片碎陶器所敘述出來的古代的生活和藝術，反較之王宮王墓為更重要。所以他們也許對於這些『貌不驚人』的

東西反倒較古宮古殿爲更注意——當然，他們也決不忽視了這些古宮古墓的。總之，從來的發掘，目的在求驚人的大發見，今日的發掘，則對於古代的遺物，自一釘一瓦以至於殘碎的小偶像，都是十分寶貴的，因此驚人的大發見今後雖未必會有，而可以爲古史的一部分資料的古物則決不會絕迹。有許多專門家，因此未免惋惜波他，舍利曼諸人之忽視微小的古物，使他們在發掘者手下毀滅了，減少了不少的古史上的重要材料。然創始者總是粗枝大葉，未能細針密縫的，這樣的忽略當然是免不了的。

我們中國的古物，始終沒有經過專門發掘者的有意發掘過，除了幾次的農夫農婦偶然的發見之外，一切寶物都是廢棄於地，不知拾取。且偶然的發見是絕對靠不住的，第一，不知古物從多少條的泥土中掘出來的，因此，我們便不能斷定其時代；第二，給慣於作偽的古董商，有了作偽的機會；第三，同時被發見而農夫們視爲不足輕重的古物，一定被毀壞了不少；第四，在許多次的偶見的發見中，其倖得爲學問界所知者又百不過六七，其餘的或爲農夫們所隨手拋棄，或展轉的入於市儈之手，或爲當地官吏所奪取，從此不再見知於世。所以，爲了我們的學問界計，我們應該趕快聯合起

來，做有系統的，有意的，有方法的發掘工作，萬不能依賴了百難一遇的偶然的發見，而一天天的因循過去。

誰要是有意於這種的工作，我願執鋤鏟以從之！這不是一件小事；從本書的敘述中，讀者大約總可以見到鋤鏟的工作，其重要爲如何的了。

然而發掘的工作，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不要希望一鋤掘下來便可以發見一座古墓，一所古宮，這在發掘史上是難得一見的好幸運。許多的發見都是經過幾月幾年乃十幾年的精銳的觀察，辛勤的工作，堅忍的意志然後得到的。卡忒之發見都丹喀門乃是十六年工作的結果，舍利曼費一生精力去發掘推來城，至他死後，真的推來城方纔爲他的助手所發見。有一個發掘者，在埃及發掘了六七個禮拜，而發掘的結果卻是一具貓的木乃伊！天下事的成功，靠幸運者少，靠工作與堅忍者多；發掘的事自然也不能外此。

本書並非一部完全的發掘史，本書所敘述者不過發掘史上幾次更重要的故事而已。再有史以後的古物的發見，如雅典的發掘，潘沛依的發掘，還有較爲不重要的史前的發掘，本書也都不能